

板板腔

开门红

省工会第一直属基层演出代表团

长安书店

開門紅

(板報版)

省工会第一直屬基層演出代表團

長安書店出版

西安東大街 318 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2 號

陝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東四路 105 号印刷廠印刷

开本：787×1092 1/64 印張： $\frac{8}{16}$ 字數：8,000 字

1980 年 6 月第一版 198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000

統一書號：T10095·772

定價：(乙) 0.04 元

开 門 紅

人 物：張師傅——老工人，40多岁。

張志宏——青工，20岁。

刘春花——青年妇女，19岁。

刘大媽——春花娘，50岁左右。

冬 梅——青年妇女，20岁左右。

时 間：60年春节。

第一場

張志宏：（手拿紙條上唱
新春佳節人心暢，
鑼鼓喧天鬧嚷嚷。
大年初一開門紅，
志宏我心中有主張。
趁今日工厂把假放，
我要到公社走一場。）

昨日春花捎來信，
她言說公社春灌忙。
抽水机偏偏出事故，
讓我下乡去幫忙。
一來我去修机器，
支援公社理应当。
二來和春花相會叙情意，
順便再問候丈母娘。
今天收拾的要象個樣，
背過爹爹各停當。
這一边鋤头、鉗子、板子，鐵錘修理工具背包装，
這一边書本，鉛筆、眼鏡、礼物都背上。
修机器，会春花，
一举兩得喜洋洋。
趁爹爹未起床，
急急忙忙把路上。（欲出門）

張师傅：（进门与志宏对面）唉！志宏，这大年初一天剛亮，做啥去呀？

張志宏：（有些慌）咦！爹，你起来了，我当
你还睡着哩。（埋怨）爹，你昨天刚
从医院回来，身子还虚着呢，一早又
做啥去呀？

張师傅：做啥去呀！你老问我，我老问你。

張志宏：不，爹，陈书记让我当家庭监督员，
监督你呢，你借着过春节昨天偷着跑
回来，我还没给陈书记报告你呢。你
天不明又跑出去，准是又到车間去了。
叫陈书记看見了，我又受挨批辞。

張师傅：对咧对咧，再缠罗嗦了，我服从命令
听指挥，今天到车间的，你可得保
密。

張志宏：爹，那你答应我今天出去一下？

張师傅：看看看，你这娃，爹啥时拉过你的
腿。

張志宏：不是，我今天要到……

張师傅：唉呀，青年人不利利洒洒，学的嘛嘛
达达，放假哩么，看戏、看电影都行。

張志宏：对，那我下午再回來吃饭。（高兴的）

(出門)

張師傅：（發現志宏背包）唉，你這幾里地
背的是啥？

張志宏：這……這是修理工具。

張師傅：你出去呀，背這個干啥？

張志宏：我……我給農民兄弟修抽水機去呀。

張師傅：（开玩笑的）啊！口氣到不小，給農
民兄弟修抽水機去呀，是那個公社抽
水機出了毛病，找上了你這個修理
工。

張志宏：就是咱們去年幫助安裝抽水機的那個
紅光公社，昨天劉春花劉同志捎來話
說抽水機出了毛病，她們婦女隊試驗
出等着春灌，讓我去修理呢。

張師傅：抽水機出了啥毛病？

張志宏：還不知道是啥毛病。

張師傅：你連毛病都不知道，怎樣去修理呢？

張志宏：我去慢慢的尋哩么，反正我保證給修
好就對了。

張師傅：看這娃，你這娃辦事老是慌慌張張，

冒冒失失的，你知道現在春灌多緊
張，修理不好要誤多大的事，算了，
我看你去了，叫我去。

張志宏：（发急）爹，我去。（唱）
刘同志給我捎來話，
当前春灌很緊張，
公社抽水机出毛病，
我去帮助理应当。

張师傅：（唱）
你当徒工兩天半，
半瓶子不满自逞强，
不懂病怎样下药方，
这任务还是我承当。

張志宏：（唱）
刘同志給我捎的話，
我應該亲自去下乡，
你从医院剛回家，
保重身体理应当。

張师傅：（唱）
我病已好身体很健康，

腰腿結實人硬邦，
順便給公社把年拜，
一舉兩得多便當。

張志宏：（唱）

你有病在家多休養，
陳書記再三說端詳，
你千万不能把乡下，
累坏了身體誰承當。

張師傅：（唱）

我雖有病比你強，
年青人做事不穩當。

張志宏：（唱）

我不是夸口說大話，
修不好机器不回家。

張師傅：（唱）

大年初一要听话，
豐衣足食去不应当，
你快去买票把我看，
我去取工具拿衣裳。（下）

張志宏：（唱）

凭着太阳高升起，
 春花等的定着急，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来个先下手为强跑到头里。
 修好机器再和春花翠林见，
 一同进城把戏观。
 今晚正值的是深秋晓，深秋薄
 情投意合喜连天，
 提篮儿，出西坎，
 沿着小路我跑的欢。（下）

刘春花：（上唱）

大年初一开門紅，
 扎紧春潮莫放松。
 試驗田不能缺水用，
 抽水机偏偏出毛病。
 红霞叫志宏修机器，
 順便請他到家中。
 只等不見他踪影，
 心急如火找上門。
 来到門前把步停，

未进门只覺得心裏嘆通，
沒过門的媳妇走婆家，
見了公公說啥家？
不如我在門外叫，
喊出志宏說分明。

(白) 志宏、志宏、志宏同志在家嗎？

張師傅：(上) 誰呀！(出門)

(春花見張出來轉身又走)

張師傅：唉，姑娘你找誰呢？沒說就走？

劉春花：(不好意思的轉過身來) 我是……我是来找張志宏同志的……大伯，你年過的好？

張師傅：好好好！張志宏出去了。

劉春花：出去了？到那兒去了？

張師傅：大概是看電影去了。

劉春花：(急) 唉呀！看電影去了，真急死人。他說的好好的，給我們修机器哩，怎麼又去看電影去了！

張師傅：哦，你是紅光公社來的，劉同志，是

不是？

刘春花：我我……

張师傅：快进来，快进来自坐，刘同志来是为了修抽水机的事嗎？

刘春花：唉！大伯，你怎么知道的？

張师傅：知道啦！知道啦！不要等他，我已經給他說好啦，我替他去修。

刘春花：你去……那……

張师傅：怎么？刘同志，你看我修不了你們那抽水机嗎？我告訴你，那還是我們的出品，那一个螺絲、一个零件，都是我們亲手安装的，我把眼閉上也能挑出它得的什么病。

刘春花：大伯……你……

張师傅：怎么？刘同志，你瞞着我上了年紀，不是我夸口，秦嶺我一口气都能爬上去，走几步路沒哈。

刘春花：不！大伯……我是說……志宏同志……

張师傅：看……你們這些年輕人都是这么剛嘛

送送的，志宏同志，志宏同志……我吃的盐比他吃的盐还多，一个顶他十一个，保險把你們的推水机修好就是。

刘春花：大伯，你先甭着急，我說今天是大年初一，你應該休息休息；我正是找找志宏去。

張师傅：唉！对呀！今天既是大年初一，街上的入不知道有多少，你到那里去找志宏呢？（收拾东西）

刘春花：对呀！我到那里去找他！春灌这久紧，这可咋办呀？

張师傅：咋办呀？来，这样办。（将背包給春花）你們这些年青人都能行，給，把这背上給我引路，走。

（春花无可奈何，只得領路，但心中不快）

張师傅：快走些！別耽擱了。（二人同下）

第二場

冬梅：（上唱）

劉春花去多時不見回轉，
等的人一陣陣立坐不安，
莫非是他兩個去把戲看，
小兩口見了面情多話長。
我來在村前邊把她觀望，
大路上行人多不見春花，
小路上有人來远远望見，

張志宏：（上接唱）

跑得我汗長流兩腿发酸。

（白）喫，你是冬梅？

冬梅：是么，我是冬梅，一點也不差；可就是沒見你家春花。（打趣）哎，你看你今日個打扮得多漂亮、多齊整、背的包包，提的兜兜，你說你是來看之母娘的，還是給我們修抽水机？

張志宏：对咧对咧，你再要糟踏人啦！不是給你們修机器来的，你看，这不是工

包。

冬梅：（接过竹篮翻看）看，这就是修理工具？

张志宏：这不是修理工具……。

冬梅：修抽水机来了，春花寻你去了你没见！

张志宏：啥时候去的？

冬梅：时间大咧。

张志宏：啊呀！那一定走岔路了。

冬梅：那她也快回来了，我先把你领回家去叫你丈母娘把你这新女婿看一下。

张志宏：等一会，咱先到地里把抽水机修好再說。

冬梅：那也好，走。（二人同下）

刘大妈：（上唱）

风和日暖人心喜，
公社生活甜如蜜。
工人帮忙修机器，
春花说志宏要来哩。
食堂端回几样菜，
我还杀了一只鸡。

飯菜樣樣辦齊備，
歡欢喜喜待女婿。
不見影，心着急，
來到村前看仔細。

(白) 春花这死女子，說的好好的，女婿今早来公社修抽水机哩，順便在家里来，咋这阵还不見个人影？(看) 那边来了兩個人，該不是小兩口來了，(看) 穿紅襖的那就是我春花，唉，这小兩口不知弄啥去了；这时他才回來？

(張、花二人上)

張師傅：(唱)

農民們生產紅似火，

春花：(唱)

工人支援下了乡。

張師傅：(唱)

劉同志帶路前邊走，

春花：(唱)

他不知我是兒媳前邊行。

(花兒母白) 媽，你咋在村口等我來了。

刘大媽：春花，你怎麼这时候才回來，(看張)
春花，這是……

刘春花：这就是給咱社修抽水机的工人同志
——張师傅。

刘大媽：哦，張同志，你看咱乡下人一天到晚忙的，大年初一還麻煩你呢

張师傅：唉，真客气，都是自己人，支援农村是應該的。

刘春花：媽，你先把張师傅領回家去歇歇，我去找冬梅去，她可能早等急了。(下)

張师傅：不歇了，還是修机器吧！

刘大媽：唉呀，忙啥哩，早着呢，大年初一，走，到家坐坐，喝口水。

張师傅：不咧、不咧。

刘大媽：走走走。(拉張走)

張师傅：(唱)

农民們一个个十分热情，
到农村就如同回到家中。

刘大娘：（唱）

春花说她女婿来修机器，
却怎么这时候不见志宏。

张师傅：（唱）

逢大年过春节人人高兴，

刘大娘：（唱）

叫同志豪客气快回家中。

（二人同下）

第三场

（二幕开：志宏和冬梅修暖气片）

冬 梅：志宏，那里出了毛病？

张志宏：马达都好着呢么？

冬 梅：那怎么抽不出水来？

张志宏：你先忙马达关了。（这时后台春花叫
冬梅）

冬 梅：哎，志宏你看谁来了？

张志宏：（看見春花走来）春花！快下井去。

冬 梅：哟哟哟！看把你急成啥样子了

刘春花：志宏，你怎么在这里？